

紹華詩集

人生之戰爭

1942.4.24



朝霞社文藝叢書

MG
I226
423

目 錄

生之戰爭
我們的呼號
我們的日子不遠了
告訴年老的母親
戰壕中吟
長征
進軍前
亭子間的話
祇有菜
亡省者
期待
工人的夜
未來的歌
給苦作女
我們的笑聲
夜會
給在租界上的中國乞丐
我的慚愧
盲子說



3 2173 1478 4



—1—

(海)

紀念碑

奴隸的心

參觀模範監獄後

從咖啡壘來

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生之戰爭

不能再忍耐了，我們要活啊！
這是民族求生之戰爭，
正義是不配與野類講的，
只有拚命纔可以。
征服了數百年來的侵略與壓迫與
恥辱，從黑暗裏掙扎到光明，
并燃起我民族的心靈深處的憤怒與勝利。

來了，來了像年歲一樣長的，
大海氾濫了一樣狂湧的一羣羣的我們，
在泥淋的路上衝來，衝來了！
這是求民族生存的，
爭自由之戰爭！
退回去只有壓迫與恥辱啊！
田園裏被告據了的是外國的兵，
傳教士，資本家……
我們要活，給妻，子的
營養料，我們要給生命以永久，
永久的存在民族光明裏不朽。

那我們唯有拚命了，衝鋒啊！
不再逗留片刻，
讓偽善與欺騙再堆成攻墓；
相信我們自己的力量，為民族生存而肉搏

用我們無敵的武器，那整個
民族的熱血和頭顱，鉄呀！
堅持的戰爭到最後，衝鋒啊！
在暴風雨裏爭得出一線光明的生路，
我們的民族不僅是和平的，也是英勇的，
這一次偉大的有價值的民族生存之戰爭！

一切的希望在我們眼前已展開了！
我們的步伐之聲
便是不久我們勝利的凱歌，
加以有力的拚命和泯滅罷！
向着世界的侵略聯盟方面。

我們的呼號

就是被敲去牙齒，
割斷了舌頭，反縛了手，
我們的頭顱是正打算
爲民族犧牲的，我們還有口，
我們無聲的吶喊是一面喪鐘，
我們人多，有決心，
像雨後春筍，像那些河流。

雪不能不被太陽所融化，
你們的侵略聯盟也就不得不被撕碎。

看東方這口巨鐘罷！
世界上弱小的民族都已埋了頭，
靜聽準這第一聲的響……………
明天的世界燦爛，我們在預知中了。

不怕一切，也不灰心，
從侵略者手裏奪回我們民族的
利權，這是我們的呼號；
你們也該自甘放棄那些罷，
而且你們當明白，何必定要
爆發那一剎最悲慘的大恐怖？

利權是中國的，還歸中國。

雪不能不被太陽所融化，
你們的侵略聯盟也就不得不被撕碎。

我們的日子不遠了

我們的日子不遠了，
那是極悲壯而應該有犧牲和慶祝的，
那是我們民族翻身的日子，
世界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同時掙斷了桎鎖，
那是侵略聯盟總崩潰的周年祭日。

看啊！這我們的燦爛的「春天」，
地球的偉大的黑暗霸道破了，
月亮也上昇了！
國際侵略聯盟是自己掘好了坟墓，
世界上資本帝國沒落信砲，
已在瀋陽城頭用力的響過。

這是我們民族翻身的日子啊！
這日子的來臨不遠了！
從光明的大路上走來一步步辛苦
可愛同志們的足跡，
千萬有力的足跡在告訴什麼？
被壓迫與被侵畧榨出的恥辱，
民族的生命在巨臂的底下呻吟。

在那日之地上：
我們豎立起冲霄的大纛，
聯合世界上被壓迫的弱小民族都站在下面；
陳着這第一口的罡風啊！
整齊的步伐，滾了過去……………
我們的日光是來了。

告訴年老的母親

告訴年老的母親：
因為祖國的遭侵略與恥辱的不息；

於是益加強了我們的那
信念，并盛熾而高燃起憤怒之焰！

爲和平，我們憂鬱與貞守了
四千年，現在再不能夠姑息了！
在萬般忍受不堪中崛起我們的
大刀，處貪嚙的醜惡類以極慘酷痛快的
凌遲刑，我們不得不忍心的這麼幹啊！
撕破世界和平之誓約的不是我們，
忍心總比姑息的對。

辭別了，年老的母親們！
抹去眼淚呵，揮着你們的
頭巾和慈愛的笑，爲
勇敢的孩子們添壯征志；
有報得國仇，揚眉吐氣的凱旋之日，
那并不是完全夢想；
趁火辣的憤怒之焰正在高燒，
爲雪祖國被侵略，壓迫之恥辱去拚命！
拯救公理是「人」的責任。

光明在崑崙之巔升起了。在不久；

在不遠；奏起九部合唱的勝利之歌，那
就是我們祖國的戰鼓與軍笳在驚天動地！

戰壕中吟

不知道羅娜死活了，
臨走的晚上，她病得厲害，
還用瘦弱得不堪的眼珠子望着我
笑，安慰我——

要我了解——

不要後悔——

加足勇氣！

一別就是三個月了，
我只有猜想，并祝福她
早占勿藥，可是她總沒有消息傳來，
我們也萍蹤非定的開拔，開拔……

而今我是正潛伏在爲

祖國雪辱之戰爭的戰壕裏了！
在身邊連着倒下去七個同伴，都死了！
這只有更加強我拚命的意志；
因為羅娜的影子在我的眼前眩耀，
穿全身白的衣服，也許那就是勝利的象徵？

我很快樂，
不久我將和敵人肉搏了！
這條五十里的戰線只剩了我一個，
我所想的一切就是這樣——
我的生命是永久呈現在這世界上的，
可是：「哈，哈，哈，
你沒有後援！」
譏諷着，
在遠方笑：
這是敵人。

長征

給心柏

望了望祖國原野，
用最後一眼；
不再作聲了！
將春夢深埋進舊的記憶裏，
新的美麗的幻想織作片
細長的希望，配在胸前。

東海裏昨夜湧起了紫銅的波濤，
崑崙山底下驚醒了睡獅的牙爪；
聽到嗎？你該聽到：
像是被囚着二百年來的哀怨
掙斷了他們的枷鎖，
吹過了八百里的黃河，一千里的
長江，穿進萬里的長城；
四萬萬塊石子都在沸騰，
告訴你，長白山的落日也不是容忍。
望着東天帶給我朝霞，
這已是最後的一夜了！

望了望祖國原野，
用最後一眼，
祖國啊！

你使我這有限的存在
展開到無限的永恆，無限的永恆

進軍前

忍受着秋暴雨一排排的
像機關鎗一樣的掃射過來，
當牽想到這是進軍前的預兆，
唯有望着霧一般蒼白的地平線
而不敢嘆息的嘆息着，同時也
埋怨自己的幼稚，是的，
難道我們還沒有學會
怎樣思想，怎樣生活，在
這等情勢中低下腦袋，并且忍耐着？

從慘淡的懷想裏：
不由己地抽出一片片沮喪的往事，
然而爲那些雖然值得悲哀的而悲哀？
在前途，在左邊，

在後面，在我們的四圍
而今只有一條理智，鉄一般地：
那就是我們的集團的信念，
這信念不讓我，我們畏縮！

亭子間裏的話

這裏，告訴人們，
可以用揚聲筒的！
我有一個，你也有——
那信念，但又有什麼
用？在今天！

當你我還年幼得不懂世故的時候，
爲鬧什麼戀愛的彼此曾賭氣；
但總算「意識」還打成了一片，
所以才有一天，你
倒在異鄉我，病破着頭，
手和腳都鏽上了

沉重的鉄案。

那終歸是一個僅成爲紀念的往事了，

誰爲人們遭不平而再叫冤？

這個世界不是屬於我們的！

祇有菜

祇有菜，那裹着

櫻桃汁的香蕪，滷過的

醬牛肉，那高貴而合宜裝飾宴席的，

都是從西洋載來的良植，動物；

但是沒有飯，也沒有麵包，

望着同伴的油在嘴邊上滴……

不遠的前面正嚮着機關槍，還有砲，

喂，留點起來帶給平兒嚐嚐罷，

平兒？他的枯苦享受於農村的孤獨孩子啊！

身邊有不少口袋的，

但是歸期未定，歸途也太遠，

却即時有一串催夢的號音了；
我們唯有什麼衝過去啊！
前面也許可以有飯，或麵包。

棄了此地殘餘的一切，
爲可憐缺口福的孩子
嘆了口氣，那
亮亮的眼睛，紅紅的臉，
沒有的吃，連菜也沒有！

亡省者

這個不速之客，曾自
迢遙萬里的遼垣而來，
在我們門前站立着。似
栽的一顆老年的象樹。
朋友，你會爲我掉下淚珠，
那是憂鬱而又悲哀的言語嗎？
但你是板着欣慰樣的臉，

像剛雨過晴朗的天空。

說長城本就沒有長到萬里，
而且有禦敵之功，那簡直
是一個外交人的美麗的謊啊！
令人將懷疑到匈奴是否有，
始皇造這歷史恥辱的遺留，
并如此無辜的犧牲了
每一塊石磚和每一個匠工的血汗？

還有多少今事古比的恥辱嗎？
這是你能比我知道的詳細，
但一年容易又秋風了！
那遼垣，不，那是故鄉，
故鄉城腳的草也該糜枯了？
一個家，一羣同伴。這
便是令你今天飄流的理由的，
有一點憤怒的念頭嗎？
亡省的流浪的人啊！

走着邯鄲蒼灰色的旅程，
在你小飯店的枕頭上，

一盞花生油的燈底下，
曾有過幾次淒惶的短夢？
在夢裏總應該可以暢飲的
無聲的痛罵了！
雖然你毫不聰明，你太蠢得
叫人可憐更可恨啊！

誰害我今天如此遭遇的，
只少你總永該記得你是有着
一個家，一羣同伴的
白骨已慘躺在
塞北的胡沙裏，
那萬里長城也擋不住的胡沙啊！
你，朋友，亡省的流浪的人了！

現在連枕頭也沒有了，
飄流，飄流，像一片落葉似的，
有什麼企圖嗎？
這裏的一顆花，一張臉都是毒酒，
叫你可以忘記憤怒的，
并且，你還能再有一盞花生油的燈嗎？
走罷，回到那仇恨的地方！

像一顆象樹也是恥辱的，
那迢遙的遼垣不是有過你
一個家，一羣同伴？
現在却已成為影子了，
那苦痛與恥辱的影子啊！
當你手刃着你的仇人的時候：
或竟致於不幸而殉難的時候：
雖然你仍舊是蠶，但終是
在遼垣，在你的故鄉裏，
你，朋友，一個道地的遼垣的鄉下人啊！

期待

已經過去了三百天夜，
還有那無邊的天夜？
這樣的期待着：
終日睜開萬對灼急而又熱望的眼睛。

從饑寒得不堪的高粱叢裏爬出來，

那血的腥，屍的臭味，
是爲了以生命去抵抗強權啊！
我們——這一羣失了家，省，
在黑暗中向仇敵爭鬥的：
是流浪者，也是征人。

讓犧牲交給了真理，
我們的血就是最鋒銳的武器，
雖然那光榮與燦爛離開還遠，
而我們相信，深相信總有一天：
強權那只醜穢的豬
仍舊要滾到最卑污的泥澤中去！
讓這世界上只有和平，仁義，
光明輝煌着一切！
在九泉之下，我們當然很瞑目，
而且微笑着說：
總有這麼一天的！

工人的夜

疲乏與興奮，
只有夜纔是他們一羣人
所有的能夠活躍的時候，
在街巷裏的路的
溜滑的上面鋪一塊木的板，
大家躺下，似乎安閑了，
蓋一身六支燭距五丈遠的街燈的微光；
任情的笑……
談起來
是僅有的資料啊！
阿劉女人哭腫的眼珠子，
大寶蹲在田埂下產出阿毛；
老年人却只好摸着發黃的鬚鬚，
無目的的望望，
輕輕地嘆息了！

一切的希望寄托在希望裏：
像夜一樣的昇華了！
爲了明天的生活，
這個的手便搭上了那個的肩頭，
粗暴而有力地奏起
是比雷還要宏亮些的他們的鼗鼓！

夜風緩緩地吹過他們的面，
過去了一個秋天，又是一個秋天……

未來的歌

阿劉壓死了，從半空裏
被一塊輾動機的鐵板；
啣滿了嘴裏的血，沒有吐，
向我們笑着，便抬了回去；
走過勞働街的時候
他斷了氣，吶喊了一聲，
像全沒有一些憤恨，那是未來的歌啊！

於是，我看見了那高鼻了
廠經理發青而猶惡多肉的臉和眼，
那鐵鞭子，我們的皮肉，一種
被壓迫者的憤怒，異族乞生者的恥辱啊！

可是，我又記起了我們一塊兒

在工廠裏勞動着，聽準汽笛，
走過勞慟街頭，
互看着隆起堅實的臂，
交一個笑臉，大家心裏明白，
用力的一鏈，千萬個，
一致的轟動……
力的響從地底下應了上來。

現在
阿劉壓死了，
我們的日子也近了！

記着：
他那最後的一聲
是未來的歌，未來的歌啊！

給苦作女

妳是有純潔的靈魂，也有美麗
智慧的眼波，健康的身體，

妳，當然不會幹

在死灰色的貧血的唇上

滿塗着血鮮口紅的這種勾當。

在中國領土上而是豎着外國人的

高建築的底下妳苦作，

煙肉噴出的黑灰迷滿了妳的臉孔，

讓滿身都疲乏，

幾乎要倒在地上也可以死了，

妳仍埋頭苦作，因為了兩個兒子

只有四歲，還有個女孩兒未滿周年。

妳能抬頭向高建築裏望下麼？

那些整天怕青春過去，

將鉛粉厚厚地塗着鼻子，

（雖然妳也有一方破舊失明了的小鏡）

這些我也知道是過時了，

自然妳不是那種幸福的女人，

作夢也難會想像得到罷？

（而且現在在什麼地方都缺乏幸福了）

妳是有純潔的靈魂，也有美麗

智慧的眼波，健康的身體，
可是，妳就不能稍爲覺悟一點嗎？
在妳的頭頂上，背脊上
高壓着的，也是高揚着的
那一面接着一面花花綠綠的
橫一幹豎一直的旗幟嗎？

妳，可愛也是可憐的苦作女們啊！
你們纔是真正的女性，我們的同志，
快起來！在歌和自由的旗幟的手，去
拂掉在臉上烟囱裏壓迫下來的黑灰罷！

我們的笑聲

魯莽地便坐下了，
除着舊氈帽，
我們的脚便蹣跚在桌上，
來呀半杯金波，有什麼客氣？
叮噹響的，那是我們也會碰杯。

雖然很蠢，
但是很知足的，
苦些怕什麼？
只要同心合力幹，
我們也有是別人決享不到的樂趣：
每往工場，唱一支曲兒，
便千萬聲相和，大家都會的，
於是，快活的鎚聲，
那蠻勁兒，懂得鐵的話，
在機械邊，學粗暴的破壞的力。

誰都不想睡，都有勁，
用力，震天的第一部音！
強烈的鐵的空氣便織成了。

在國家的工廠裏工作是愉快的，
有自由，和平，
苦些怕什麼？
大家一喀嗽，洩一把汗，
新的器械構成了，有光耀，
於是工場也顫動着了，
那是我們的笑聲，我們的笑聲啊！

夜會

黃鶯啼起，
靜靜地遠遠地聽到，
像這是樣太平順了！
那你是沒看或聽
遠向的一方去，
高烟囱被浸在暮靄中間，
已散廠，最後殘喘的軋軋聲。
從草原上踏來了有一萬張以上
分不清了榆樹的臉，
都是瘦，一樣襤褸的工人裝束；
像一串鉄夾的列車，大戈壁裏
刮來的颼颼，這都是
阿劉留給我們僅有的遺言。

像有天大的心思，解不了的
憂鬱和疑問，
臉是更青的比上草原了！
坐下，坐下一片沙漠，
射出了二百年來
工人的憤恨的光銳，

用眼睛交換一次，
已十年生聚，十年教訓，
受過的二百年來祖宗們
被遺下的苦，苦像是
所僅有的那座被晝夜風雨剝蝕的茅屋。

永遠低着頭，不變地
每朝撐着疲倦不堪再舉起的膀臂，
竟也逃不脫看守者的皮鞭子任意的抽打，
一種從腳底心下直撞上來的苦痛，
異國求生活者的恥辱與憤啊！

還有什麼更多的希望呢？
從立刻起再不幫助異國人作工，
用我們更偉大的犧牲與苦鬥的蠻力，
為民族求生存之戰的先鋒，刳殺出一條自由大
路。

沒有民族的生存和自由，
我們將永遠受更深的痛苦與恥辱，
醒來罷，同志們！
從這次的夜會開始，

決心串成一根
長的，粗的，堅硬的鋼鞭
豎起來！
豎起來打碎了
這漫漫的長夜會有九更嗎？

給在租界上的中國乞丐

北風是刮的更響啦！
雖然你們的乞求的呼喊
已經是盡了最後的力量；
這是深秋的午夜了，
有錢人們該回去啦！
縱有，也還在翠燈花柔的樓上，
而況他們來回都是坐着
八汽缸，一九三八式的摩托卡
只有我聽出你們的聲音；
是沒有氣力了，然而
北風是刮的一陣比一陣緊啊！

雖然你們的乞求裏夾着眼淚，夾着太息了。

你們有所期待與希望的
也僅是片刻的苟安啊！
在你們跪着的街頭，正是中國的
領土，但如今却任異邦侵略者所佔據所經營了
！

在你們面前走過的，都是看不起你們的，
那些台灣人與朝鮮人都爲了
你們的懦弱行爲而失聲痛哭！
連印典安人，斐列濱人的眼珠子你們也是不懂
的。

你們有所乞憐與哀求的，
那種賜予雖是較奢華，
但是，一同賜予你們的
那正是民族的恥辱與輕視啊！
可曾見到嗎？一羣一羣你們的同伴
都被大卡車裝着，像裝豬羶一樣的，
雖然給你們的衣與食，爲他們工作，
那本是毒化你們的靈魂，榨取你們的血肉啊！

你們雖然沒有智識的，
只少可以看到在
幾十層的高廈的巔上，是飄揚着
外國人的旗幟，在幾十層的士敏土的底下
是我們民族幾百年來靈魂的呻吟？

你們，我們，爲什麼纔有今日的窮？
武力，機械，教堂，侵略，壓迫……………
却富裕了他們，養強了他們，
他們都是外國人，不共戴天的仇敵啊！

還再作什麼無希望的跪着乞求呢？
站起來罷，你們豎起討飯棍，我們後盾以拳頭

縱是死，是爲了民族求吐氣，
井不再懦弱，也不是無價值的犧牲啊！

我的慚愧

當母親沒有歸來的前夜，
當閩北擠滿了逃災的人臉，
有局部的人仍在喝着酒，還
唱着有點悲楚青春型的歌：
沒有誠心對於愛情的——
就在那時候，我從法蘭西的大道上
研究了一個從寶山路來的台灣人。
香濱酒：
那荔枝味何以會甜蜜得麻醉了你的？
閩北連它自己也並不
理解這是對於自己的殘害，
而在英吉利有三十一層的大厦上
是掛着綠色的誘惑的桃花的燈，
僅剩有的黃浦江潮的激怒
也化成為懦弱而無能的嗚咽了！

在和平自由神腳的底下的一個
德意志退伍的軍官為誰而嘆息？
是望着望不見的祖國
起了點什麼感慨？還是對於那聽慣的了的
強有權者娛樂式的音樂啊！

那誇大而又甜，或苦的，
但是我並沒有信任過任誰一個人的
告訴我的話，或即去實行作，
因為我自己才算是最了解
我自己的人，一個先天的盲子，
永遠沒有看到過任何一件世界上的現實的啊？

我將如何生活下去呢？
這麼洞空而又寡歡的
我已經過去二十五個整年頭了！
但躺在身後的歲月
却又有那麼遠，并且漫長……
對於一個盲子將如何生活得下去呢？
想起來是苦而可憐可怕的，
但是只有一個最靠得住的回答：
寂寞或俱愉快共來，
在你沒有視覺的不幸的人的面前：
也許不久，也許永久！

這是世紀末的一幕馬戲，
我們便成爲應犧牲的小丑了！
侵害者與被害者——
但在黎明法蘭西大道上：
英吉別的三十一層的大廈上：
那個台灣人給我的，
我只有無際的慚愧啊！
始終沒有到閩北去，
到閩北去看始終沒有歸來的母親。

盲子說

我，王根才，一個先天的盲子，
因爲是永遠看不見別的東西，
而世界是最大的，也是最小的，
很光明得刺的我眼都不能睜了，
也許黑暗得如我所僅能
看見的一樣，簡直是一樣罷？

我永遠聽別人的話，

冬

知道再有幾天冬便要來了
不但庭前的桐葉那麼表示，
伏在書案一旁從也不作聲的
日曆，也告訴了我：
默坐着，閉上眼珠子，
想缺乏着的，而是需要着的棉袍子啊！
似乎西北風已經從北極黃刮了過來。

冬來了像一隻猛虎！
而我將更担心着沒有如我
還有一件夾衫的人們囉！
捧着銀爐，看着雪飄，
或是穿起重裘，飲幾鍾暖酒，
縱然去踏雪尋梅，的確是樂事；
但是，能夠這樣的人又有幾個？
沒有衣穿在寒風裏苦楚
我是知道的，因為我是個窮人；
畢竟地，冬是、
無阻難的來了，
只能怨一句天嗎，這一個極重要的社會問題？

冬是來了，它將帶來
一羣騷動與恐怖罷？
或者，只有和平與
良善的救濟與收容，而成爲
又一支強有力的爲民族生存之戰的鐵軍。

紀念碑

「給我麵包啊！我要餓死了！」
於是將水泥製的煙斗也擲過去，
經過了一次至七次的血鬥……
卻是在莫斯科，高加索等地、
現在却安靜了！
在俄羅斯的深處：
響着摩托的忙碌的響音，
在平原上豎立着一面紀念碑。

「給我自由啊！我們要被束縛死了！」
於是七，一四的大街上流血變成了大海，
女人們也會用吐液藥在國議員的臉上，
那是不久以前，在巴黎啊！
但是現在却安靜了！
響着和平的古聖母院的教鐘，
在平原上豎立着一面紀念碑。

在美利堅：
在德意志：
不，在整個地世界上的所有國家啊！
都曾經是這麼有過的，
因為沒有麵包啊！沒有自由啊！
但是被遺留下來的，
只有一面豎立在曠野上的紀念碑。

一切都過去了！
但是一切仍舊是要來的，
我想…曾經，不，現在也確實地在想：
這個世界是紀念碑的世界，
這個世界是屬於紀念碑的！

因爲我們要餓死了，要被束縛死了啊！
安慰片刻形式的過去與將來，
這個世界上只被紀念碑所佔有了！
是的，一切都仍舊過去了，
但是，一切仍舊是要來的。

奴隸的心

奢糜的表現，
每一天，
每一小時，都絞着腦汁
爲一個洋行充成兩個以上，
而理財師呢？
只一張被簽過象皮章的支票，
比埋在地底下穩固，
更比沒有更擔心；
可是，這一世也不能再用到它了！
只憑一頁支票
——奢糜的表現，

看不起一切的人們，
而且，罵人家都是奴隸啊！

用較雄厚的資本，
用尖銳又卑污的手腕
去剝削奴隸的肉體，
但是，你可能逃得脫國外的
更雄厚資本的，更有尖銳與
卑污手腕的資產者有計劃，有
政治作後盾的天羅地網嗎？

先生！你更能知道絲毫眼前的危機嗎？
只少也應該看得到的啊！遍街都充滿了
沒有吃飯而是極良善的你的同胞們啊！
是那麼多數，更有那麼粗而有力的膀臂！
征服了拿破侖，不是錢，
是憑

生存在
火辣的指揮鞭底下
被壓迫的他們，
他們是奴隸啊！

請仰首看一下罷，在你
頭頂上壓迫下來的那只
多毛的巨手的黑影，才是
我們的真正的仇敵，我們共同的侵略者啊！

參觀模範監獄後

今天我能到這人生濕溼的一面來參觀，
這將引爲終世的榮幸了，
當朋友李指着一行行的粗的線條
是電影上熟識的美，
但沒有銀色的荔枝的味了。

穿過一間再一間的鉄柵房，
房子是淺灰色的，
房內都是慘白的還透着點兒洋灰氣；
鉄柵裏的瑣談，
笑聲是囚獅的嘯，
用我同情的話語，也解不了的

那是多引人可怕而顫慄的眼睛啊！

三年以內短刑的將要比較苦，
但據他們告訴說囚犯可以比當土匪舒服的多！
無期徒刑的都趕在園子裏面去了，
鑿點兒草，種兩株茉莉花，
瞧他們唱出沒字歌兒的時候：
還有那純熟耕種的技術
只有老農人們所有的能耐啊！
便禁不住他心底辛酸，并
懷疑着這些是在法律上判着永禁的犯人？

從太陽底下走進較黑暗地屋子內來，
李引導我認識了些
并不是我希望知道的事，
但我只是一個參觀的人，
有什麼權力和被允許而知道
這裏面最深刻最有價格的細底？
可是，我瞧着可憐遭不幸的他們，
心裏滴下了兩點淚珠，禁不住地難過，
這人生的濕溼不久也許將降臨於我和
我們大家，同時還幻想起

這監獄會有擁擠滿了的一天。

緊牽住李的手走，走罷！

低低地問他：

爲什麼不給我知道這裏的

每天所發生的慘害與被慘害？

黃昏已降成黑夜

我回頭來瞪住

這第一監獄灰色的大屋尖，

沒有理由可以再逗留了，

可是，悽然地想：

這是我們社會最不幸的不幸啊！

同時還想到那些

囚徒們犯罪的理由和眼前的危機！

這是一顆最危險的大炸彈啊！

像大動物園裏關住的

失却了理性，沒有智識、又是

容易受利用的

獅，熊，豹，虎……………

我生怕

有一天

將會有一次最大的恐怖爆炸啊！

從咖啡座來

紅的燈，綠的燈，固然令你羨愛，
咖哩雞，炸腓骨，的確引人垂涎，
但是要先請問老哥腰包裏可有的是：
那麼還可以「漬」的一瓶香濱牌，
「軋而死登」隨即也就飄了起來；
飛漲把條子也扭的起沒有關係，
咖啡座代花酒，當然不算希奇，
出名的這就是外國人作後提錢的美其名曰洋砲
台基。

那裏有的是你所需要的，
簡直叫笨一點的我描寫不上來，
寫的上來恐怕也都是些「有傷風化」的句子。
總之，保你險，叫你快活消魂似神仙，
不過請不要稍微愛惜你的大洋鈔。

怪誰呢？依我想：結終想不出！
顧客嗎？大爺拚的是血汗錢，
生理的要求，也是醫學的準許，
有的是「色」，如何禁我不享受？

那麼怪舞女，侍女，妓女？
憑良心我不但親自問過，
而且曾經花了不少困難去實地調查過：
這般人，別看她穿的一時挺漂亮，
實在是太可憐的，有苦訴不出！
不是「家有八旬的瞎眼老母」，
便是「一家子八口張着嘴兒待着養活」。
想：一個無助無援的弱女子，
憑什麼可以担得起這樣的重負？
尋找正當的職業固然高尚，但又那兒有？

那就應該殺老板，槍斃經理去！
先請問我自己；敢嗎？是阿，敢嗎？
不過話囑囑了回來：
到了咖啡座可能的消滅了
在整個都會的裏頭的時候：
又怎樣辦呢？這大批無救濟的失業者，

是每一個可憐的，沒有受到完好教育的，
沒有正當技術出路的弱女子啊！
更何況不是「家有八旬的瞎子老母」，
便是「一家子八口張着嘴兒待着養活」呢？

從咖啡座歸來之夜，
我不禁地寫下了這點不知向誰去質問的質問、
在現黑暗裏：誰也不管這些的，
讓光陰過去了一天又一年，
誰都有一張嘴，一個羨愛的心，
和一個最消極的樂觀的念頭：
「地球還有毀滅的一天呢」！

紹華詩二集 生之戰爭

唐紹華

12450

朝霞社

中國國民黨
中央黨部圖書館

借閱者注意

- A. 加意愛護勿失原有形狀
- B. 損壞或遺失應照原價加倍賠償
- C. 借閱以二星期為限
- D. 滿期之書欲續借者須持書至本館戶明 但本館若必要收回時即須交還

版權所有

一九三五年

七月初版

1—1000

經售處

與各地大學校書局

出版者

朝霞社

印刷者

地址：朱雀路
按提書店印刷所
電話：22679

發行者

朝霞社

著作者

唐紹華

每冊實價二角

生之戰爭

紹華詩二集

